

國學初階

言卮子讀

江璩著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國學初階

讀子卮言

江 璟 著 張京華 點校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讀子卮言 / 江琰著. —上海: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1.12

(國學初階)

ISBN 978-7-5617-9188-2

I. ①讀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先秦哲學—研究 IV. ①B220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1)第275014號

國學初階

讀子卮言

著 者 江 琰
點 校 者 張京華
特約編輯 黃曙輝
責任編輯 龐 堅
裝幀設計 勞 韜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 店 <http://ecnup.taobao.com/>

印 刷 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
開 本 787×1092 32開
印 張 4.75
字 數 150千字
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
書 號 ISBN 978-7-5617-9188-2/B·681
定 價 20.00元

出 版 人 朱傑人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出版弁言

(一)

《讀子卮言》二卷，民初江瑑撰，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年）出版。

江瑑在民初數年間，著述極密，而卒時年甫三十。按民國間學者，見識最有奇致，一劉師培，一劉咸炘，皆早卒，江瑑亦然。竊謂常言“數千年未有之奇劫巨變”者，不僅限於人事，亦且關乎天運。若果內爭不起，諸人不亡，以數千年之舊典而應對一二百載之新潮，其契機當如何哉！

關於江瑑生平，近年“湛江文史·名人詞條”中有傳，大略云：

江瑑，一八八八至一九一七，字玉瑑，號山淵，良垌鎮南溪村人。民主革命者、政治活動家、中國同盟會員、南社成員。祖父江誠和、父親江慎中、胞兄江珣都是舉人。江瑑是南溪第三代最有名的才子。家有一幢藏書大樓“橋西草堂”，藏書數萬冊。他生於書香世家，家學淵源深遠，且賦性聰敏好學，讀書過目不忘。從小飽讀詩書，下筆千言立就。年十七，縣試冠軍；翌年院試歲考，以第一名進庠，成為廩生。後肄業於廣東高等學堂，累試第一。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，是南溪江家跨出國門的第一人。在日本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，積極進行革命活動，撰寫許多宣傳革命、謳歌志士的文章，特

別對丘逢甲組織臺灣人民抗日鬥爭，以傳記、詩歌、評論等多種文體予以頌揚。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不幸殉難，江瑔以莫大悲憤和無比激情，奮筆呵成《龐雄傳》，謳歌壯士，字字鏗鏘。民國成立，曾任廣東臨時省議會代議員、民國初年衆議員、中國同盟會粵支部廉江分部部長。一九一二年十月，高州六縣一致推選江瑔爲國會衆議院議員，時年二十四歲。在國會，針對國是艱難，發表主張，言辭中肯，富雄辯力，爲同事敬重。一九一五年十二月，袁世凱不顧國人反對，推行帝制，準備當“中華帝國”皇帝，江瑔撰寫著名的《丙辰感言》，堅決反對稱帝，京津各報競相登載，反響強烈。他還以辭去國會議員表示反袁，直到袁世凱死去，黎元洪繼任總統，才恢復議員一職。江瑔平生著作甚豐，著有《山淵閣詩草》、《綠野亭邊一草廬詩話》、《仿庵文談》、《姓名古音考》、《詩學史》、《經學講義》、《讀子卮言》、《作文初步》、《劫餘殘灰錄》、《旅京一年記》、《芙蓉淚》、《辣女兒》等。其中，《讀子卮言》是其代表作，對先秦諸子學說頗有見解，常爲近人著作所徵引，胡適在所著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中曾注明“參看江瑔《讀子卮言》”。江瑔文筆雄渾蒼勁，情真意切，對儒學哲理尤有獨到之見。可惜未及而立之年，竟患急症，客死京師。

江瑔之祖江誠和，字心余，官兵部主事，晚主講松明書院。性聰穎，善屬文，尤工詩賦。治經，兼通醫算之學。

江瑔之父江慎中，字孔德，號蟬盒。初爲廣雅書院梁鼎芬弟子，受知於張之洞、汪鳴鸞。後入京遍交名流，與江標、

葉昌熾、程秉釗、饒軫、龍繼棟爲至交。“髫年博覽群籍，人稱書櫃。長益肆力於實事求是之學。爲文淵雅有法。詩尤雄健，得力於少陵、遺山。性和厚，善談辯。每論事講學，四座盡傾。……四十即絕意進取，著述外，唯以教育爲務。主講松明、同文兩書院歷十餘年。……爲高文書院院長，一時名士皆出其門。科舉制廢，高文書院改爲中學堂，仍受聘爲監督。著有《春秋穀梁傳條例》□卷、《穀梁傳條指》□卷、《用法齋經說》□卷、《蟬盒論學私記》□卷、《南谿文稿》□卷、《南谿詩稿》□卷。其學由博返約，六籍皆有論述，尤以《春秋穀梁》爲專家。所著《條例》、《條指》，葉編修（葉昌熾）評爲‘懸諸國門，不易一字’。龍先生（龍繼棟）許爲‘確解定論’，‘其崇賢、貴民、重衆諸義，洵深得《春秋》微旨’。感於俞曲園先生（俞樾）之敦促，欲爲《穀梁注疏》，先爲《解詁》，旋改爲《箋釋》，未就，僅成□卷而卒。”（《石城縣志》）

江誠和、江慎中父子，《石城縣志》各有傳，《縣志》即民國二十年江珣主纂。

江瑑爲南社社友，見柳亞子《南社紀略》、鄭逸梅《南社叢談》，二書附錄《南社社友姓氏錄》，云：“江瑑，號玉泉，號山淵，廣東廉江人。”《南社叢談》又有附錄《南社社友齋名表》云：“江山淵：仿庵、書齋、山淵閣、綠野亭邊一草廬。”

江瑑之字“玉瑑”又作“玉泉”。筆名又有“夢餘”。齋號又有“省魯齋”。

近年新出《南社叢刻第二十三集第二十四集未刊稿》中，有江瑑文二篇，詩二十首。文爲《與蔡哲夫書》（專論古文字）及《公祭黃克強先生文》；詩有《癸丑冬，國會非法解散，冒雪南返，道次天津，候舟半旬……》，及《有客十首》，其中曰：“有

客有客行江皋，躑躅不前心徒勞，前有虎狼後波濤，黑雲蔽野風蕭騷，隨身惟有鞘中刀，披發仰天歌且號，歌聲上徹霜天高。”詩序云：“余自國會解散，襆被南歸，重爲當道所忌，軍警臨門大索，荷槍實彈，如臨大敵，倉皇逃亡，幸脫虎口，瞻望前途，愴恨無極，旅居寡歡，賦此寄慨。”所云癸丑爲一九一三年。由此可見其任國會議員時期之心志與處境。江瑒《旅京一年記》（署名“夢餘”）一文，亦詳記國會始末。

江瑒曾經三次入京履行國會議員職務，一在一九一三年，一在一九一五年，一在一九一七年。一九一三年初次入京，參加國會，“由鄉間挈眷首途”（《旅京一年記》）。一九一五年“因事北上，再入都門”（《都門憶語》）。一九一七年第三次入京，忽罹急症病卒。不知其時是否有家人在身邊及時照料，當時狀況不得其詳。有說江瑒之死因爲“當道所忌”、“受政客毒害”、“傳說他是被政敵毒死的”，則是混三年之事爲一談。其時袁已先死，迫害之說恐無根據，“政敵”亦無確指。

《鄭逸梅選集》第二卷《短命詩人朱鴛雛》一篇又云：“南社社員中，多才短命，僅二十餘歲即逝世者，有徐天復、鄒亞雲、江山淵、岳麟書、胡偉平、朱謹侯、陸子美、阮夢桃、孫竹丹、朱鴛雛都是。”至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年）七月出版之《南社叢刻》第二十集，刊有《南社亡友遺像》十人，其一爲江山淵。

南社社友胡寄塵（胡懷琛）《說海感舊錄》之三有《江山淵》一篇，刊周瘦鵲主編之《半月》第二卷第二十二號，上海大東書局一九二三年七月出版，短文三小段，兩度提到《讀子厄言》，全文云：

江先生名瑑，字山淵，廣東廉江人。我和他認識，在民國五年，大家同在進步書局擔任編輯事。江先生於經史子集之書無所不讀，曾著《讀子卮言》一書，由商務印書館印行，直到現在仍風行於世。先生對於小說，也做得不少。當惲鐵樵編《小說月報》的時候，常有先生的短篇在那裏發表，大概都是明清間的野史，然事有來歷，並非憑空構造，所以比較的為有價值。同時《婦女雜誌》及《小說新報》中也常有先生的小說。此外有一單行本名曰《芙蓉淚》，由泰東書局出版。

我和江先生訂交時，曾贈他一首詩道：“談經嶺海稱家學，說稗江湖算異才。別有傷心來塵底，大明舊事劫餘灰。”那時候我們的交情很好，不多幾時，江先生便往北京去了，因為他本是國會議員，國會被袁項城解散了，所以他跑到時候來賣文。這時候共和復活，國會恢復原狀，他當然要往北京去。民國六年的春天，我在天津擔任事務，兩次入京，都因時間匆促，沒有和江先生相見。不多幾時，聽見江先生在京病故了。

從民國六年到現在，政治上經過許多變遷，文學上也經過許多變遷，便說江先生不死，他做議員也不知要擔受多少風波，他做小說也未免有美人遲暮之歎。獨是《讀子卮言》一書有永久的價值，在三百年內必不消滅。然而江先生一生的心血，也都消耗這兩本小冊子頭了。當日盛游，依然在目，對此遺著，能不淒然！

(二)

江瑑於經學、子學、史學、詩學，下及小說、譯本，均能精

通。又有記載謂江瑔“工書”。

鄭逸梅《南社叢談》附錄《南社社員著述存目表》云：“江山淵：《山淵閣詩草》、《竹庵文談》、《綠野亭邊一草廬詩話》、《詩學史》、《作文初步》、《讀子卮言》、《劫餘殘灰錄》、《旅京一年記》、《楚聲錄》、《姓名古音考》、《芙蓉淚》、《辣女兒》。”

江瑔之經學，有《新體經學講義》，民國六年初刊師範講習社《新體師範講義》第一至第四期，民國七年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。

子學即《讀子卮言》。

史學有《竹庵筆記》，初由《小說新報》連載，其中如“學者意氣之病”、“異端”諸條，論周末諸子百家，與《讀子卮言》同一宗旨。又多作史傳，有《季明義士傳略》，為連載之“野乘”，內容為明末布衣之士抗清事蹟。又有《楚聲錄》，性質亦同，“楚聲”非記楚事，而專搜羅明末死節之臣、南明君臣及遺民詩文，揣其文意似取“亡秦必楚”之意。又有《明季軼聞》數篇，之一《夏令尹外傳》，之二《詞臣殉國記》，之三《指塚》，之五《成德外傳》，及未題次序之《亡國風流史》、《趙士超》諸篇，性質亦同。又有單篇如《記王延善》，專載明末河北王建善、王延善兄弟二人，及子侄輩王餘恪、王餘佑、王餘嚴兄弟三人抗清義舉，與《季明義士傳略》中《王氏兄弟》(二)一篇內容相接。按王餘佑一門事蹟，新版《五公山人集》附錄《王氏家譜事蹟紀略》及拙編《王餘佑傳記文獻彙編》多已涉及，兩相比對，可知江瑔所撰多與史實相合，間有情節對話出於發揮。胡懷琛稱江瑔之野史小說“事有來歷，並非憑空構造”，江瑔亦自云：“余故博采諸家之記載，瑣語殘文，互相比勘，述為是編”，信然。

至《龐雄傳》、《丘逢甲傳》、《莫鍾英》、《續技擊餘聞·阿乙》等，則記當世、鄉黨人物，亦具有史才。丘逢甲為臺灣民族英雄，丘氏卒後，江瑔為作《丘逢甲傳》約六千言，民國四年刊《小說月報》第六卷第三號，署名“江山淵”。後丘氏之弟丘瑞甲、丘瑞兆編輯其詩作成《嶺雲海日樓詩鈔》，為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七十種，收為附錄，改題《丘倉海傳》，作者題“江瑔”。傳中亟稱丘氏民主共和之功，有云：“清政不綱，仁人志士揭藥民主之義，播厥聲於寰宇。辛亥倡義，若疾風滌塵垢，不半載而奠共和之局。數千年之帝制，於焉以熄。故言共和之紀元，必推端辛亥焉。然竊謂共和之制，辛亥之前已有行之者，不徒見諸空言，且徵諸實行。建總統，開議會，定國旗，更官制，遠挹唐虞之遺風，近掇歐美之良制，共和之規模遂奠定。其時，固在辛亥以前十餘年也。不過兵威不足，國力未充，外無援兵，民無固志，朝廷已棄珠崖，鄰省亦視同秦越。登高而嘯應者無人，遂不旋踵而霧解煙消，等於曇花一現。大好山河，拱手而授於異族。其中之志士仁人，血欲化碧，志已成灰，歸去無家……然實為辛亥倡義之先聲，而海外孤臣血淚之所聚也。”傳文後，丘氏之子丘琮作跋語云：“江山淵先生名瑔，高州人，民國初曾為國會議員。其本人或親族必曾隨宦或遊歷至臺，故能詳悉臺事若目睹耳聞，非他傳記所能及也。”新出丘鑄昌《丘逢甲交往錄》有“江瑔”一目及小傳，且云：“他與逢甲有無交往，目前未查到文字依據，不敢妄斷。不過他對逢甲生平事蹟知之甚早且甚詳。早在民國初年（即逢甲逝世不久），他就寫出數千言的《丘逢甲傳》，成為海內外最早宣傳逢甲生平事蹟的傳記作者，而且文中充滿了對逢甲的崇敬之情。由此可推知：他早年在廣州就讀和日後在廣州

任教期間，可能與逢甲有過接觸；至少耳聞了許多有關逢甲的生平往事，心中產生了由衷的敬意。因此，在逢甲逝世後，他才能在短期內寫出《丘逢甲傳》。”

至民國七年，江瑔又作《徐驤傳》，刊《小說月報》第九卷第三號。徐驤為臺灣抗日義軍首領。

其史傳又多記明末奇女子、孝婦烈女之類，有《劫餘殘灰錄》、《余孝女》、《沈雲英》等。《劫餘殘灰錄》云：“余昔輯撰季明烈女傳，略得百數人，亦可謂盛矣。”

江瑔又作《女藝文志》三篇，連載於一九一七年《婦女雜誌》第三卷，著錄始自東漢班昭《女誡》，下至明代，未完而止。其研究早於施淑儀《清代閨閣詩人徵略》、沈玉清《廣東女子藝文考》、單士釐《清閨秀藝文略》及胡文楷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。

《姓名古音考》未見，要亦為史學之作。《讀子厄言》注文云中云“余著之《古書人名異文釋》”、“余昔譌古書人名、地名《異文釋》二書”，當即此事。

江瑔能詩，《小說學報》有連載之《山淵詩稿》，及《綠野亭邊一草廬詩話》。《詩話》多記師友鄉人事。《山淵閣詩草》及《詩學史》未見。

江瑔亦長於文章之學，《小說新報》有連載之《仿庵文談》，昌言文章之道、四部分界、駢散文體、古人之創作及唐宋八大家等；及連載之《省齋文話》，論經與文、史與文、諸子與文、詩與文，謂“經子史皆文也”。所言皆甚精。所編教本《作文初步》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，《評注南北朝文讀本》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。

小說、譯本，有長篇“哀情小說”《芙蓉淚》，民國四年由上

海泰東圖書局出版，作者題“廉江江山淵”，共二卷三十四章。描寫一對少年男女肖若存、李肖蓉的愛情悲劇，詞情淒婉，或謂江琬“以自己的青年現實生活為藍本”所作。另有短篇“滑稽小說”《童子師》、“醒世小說”《化身術》、“社會小說”《洞房奇變》、“神怪小說”《墓中人》及《奇竊》，均刊《小說新報》。另有譯著“偵探小說”《辣女兒》，民國三年由上海國華書局出版。原著為英國格多士，中文作者題“廉江江山淵譯述，毘陵李定夷評潤”，全書二十二章，有眉評和總評。

(三)

《讀子卮言》卷一凡九章，卷二凡七章。前五章總論諸子，後十一章分論各家。二卷頁碼各自獨立，卷一凡三十七頁，卷二凡四十七頁，可知二卷只是以篇幅部帙劃分，並無特別用意。

《讀子卮言》二卷十六章，各章多以立意設為標題，其標題即其宗旨，而又皆冠以“論”字。按《文心雕龍·論說篇》云：“聖哲彝訓曰經，述經敘理曰論。”又云：“詳觀論體，條流多品：陳政則與議說合契，釋經則與傳注參體，辨史則與贊評齊行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。故議者宜言，說者說語，傳者轉師，注者主解，贊者明意，評者平理，序者次事，引者胤辭。八名區分，一揆宗論。論也者，彌綸群言，而研精一理者也。”《讀子卮言》之十六章，即其十六篇之諸子傳論，而作者以“論”名篇之所寄意，當以劉勰《論說篇》解之。“卮言”二字出自《莊子》，“讀子”之“子”指周秦諸子，不稱正言、諸子而曰卮言，可見二語均有自謙之意。但“卮言”在謙讓之中，又隱含了自珍自喜。

清末，章太炎旅居日本，一九〇六年成立國學講習會，同年出版《國學講習會略說》，內有《論諸子學》一篇，又改題《諸子學略說》，在《國粹學報》連載，為近代諸子學研究之首倡，迄於民國，諸子之學日漸繁盛，重要著作無慮二三十家。竊以為，在民國間乃至整個近現代，在衆多同類著述中，當推江瑔這部《讀子卮言》最具啟發和最有貢獻。

與江瑔大略同時，陳鍾凡《諸子通誼》（自序作於民國六年七月，出版於民國十四年），始於“原始”、“流別”，終於“論性”、“闡初”，自身即具有子家性質。稍後，陳柱有《子二十六論》（遺著，自序作於民國二十四年）體例近之。

較江瑔稍早，孫德謙《諸子通考》（《內篇》自序作於宣統庚戌一九一〇年，《外篇》稿本未出），其體例為系統梳理歷代文獻，自《莊子·天下篇》以迄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稍後，姚永樸《諸子考略》（民國十七年初版）、王遽常《諸子學派要詮》（民國二十五年初版）體例近之。

較江瑔稍遲，較江瑔稍遲，羅綏《諸子學述》（民國二十四年初版）有總論、各論二編，其三編結論未完而遽逝，然已稱富厚，持論尤為中肯，其中往往承江瑔之說。至於尹桐陽《諸子論略》（民國十六年初版），尤往往因襲江氏。

按自清代以降，諸子學雖然號稱顯學，學者著作紛紜衆多，但是真正通論性的著作其實非常少。故至一九四七年，張舜徽在蘭州草擬《初學求書簡目》，於百家言“近人通論之書”部分僅列出四種，即孫德謙《諸子通考》、姚永樸《諸子考略》、羅綏《諸子學述》，而以江瑔《讀子卮言》列居第一，認為“此皆通論諸子之書，有論說，有考證，初學涉覽及之，可以諸子源流得失、學說宗旨，瞭然於心，而後有以辨其高下真偽”。

故《讀子卮言》一出，錢基博《國學必讀》（民國十三年出版）即選入《論子部之沿革興廢》、《論九流之名稱》、《論道家爲百家所從出》三章，李繼煌《古書源流》（民國十五年出版）亦同，洪北平《國學研究法》（民國十九年出版）選入第一章《論子部之沿革興廢》，而鍾泰、錢穆、朱謙之等學者的哲學史、諸子學著作均加以引用。錢基博《國學必讀·作者錄》簡短評價云：“江山淵，名璩，廉江人，著《讀子卮言》二卷，中有精到語。”

尤其在一九一七年，胡適作《論九流出於王官說之謬》，刊於《太平洋》雜誌，後收入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卷上附錄（一九一九年初版）及《古史辨》第四冊（一九三三年初版），改題《諸子不出於王官論》，一時影響甚大。胡文一方面從時序上將中國古史“砍掉一半”，一方面從性質上否定王官，颺揚平民，使得子學取代經學，變流爲源，“婢作夫人”。由此而提升諸子學的崇高地位，甚至成爲新興的“中國哲學史”學科的主體骨幹。（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出版的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兩卷本以“子學時代”、“經學時代”架構，時序與內容均受此影響。）

一九一七年，江璩卒。此年，胡適不僅刊出《諸子不出於王官論》，還刊出《文學改良芻議》，開始“新文化運動”，而南社也恰在這一年有解散之厄。

照說，柳詒徵在一九二一年已刊出《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》一文於《史地學報》，一九三一年又於《學衡》重刊，錢基博《國學必讀》、洪北平《國學研究法》亦均選入。文章專駁胡適之非，言頗可據，但學界的後來趨向並未沿此而行，故此可知晚清民國間多數時代潮流並不遵循學理之是非，往往在

學術的旗號之下，遵循的乃是民衆的或說是人類本能的利欲。

譬如孫德謙認為，其《諸子通考》的著作宗旨有六：“爲古人洗冤、來學辨惑而作”、“諸子爲專家之業，其人則皆思以拯世”、“其言則無悖於經教”，“讀其書者要在尚論其世”，“又貴審乎所處之時”，“而求其有用”。其書卷二論經學、子學關係說：“六經爲治世學術，諸子爲亂世學術。”“諸子者亂世之所貴，六經者其爲太平世矣。”而范文瀾《諸子略義》（自序作於民國十五年）則認為：“方今世運更新，數千年來思想之桎梏一旦盡解，學問不受政治之迫壓，各得騁其才智，鑽研真理，戰國諸子雖其壯乎，特爲今世作前驅已耳。”二者同治諸子，而理念與方向卻是截然相反的。

因此可以說，晚清民國間的諸子學，胡適《諸子不出於王官論》之說乃是一個分水嶺，支持甚至承接援引其說的著作往往爲之蒙冒，愈辨而愈失離中道，著述日出，其謬益遠。按晚周諸子學本以三代王官學爲源，既已否定王官，又遂打倒經學，諸子紛紛，恰如有群龍而無其首，學理上要真正有所建樹其實已無可能性，遑論用世通變了。

從胡適到范文瀾諸人在諸子學的研究上，其實是寄託了自身出處的私情。自居亂世而感應亂世，所謂“鼓宮宮動，鼓角角動”，而又以反爲正，不知逆取順守之義。大體言之，諸人利用“國故”創造“新文化”，利用戰國的“思想”推翻當世的“政治”，意欲由平民支撐一個新政治。殊不知循此而來的政治最不代表平民，然則追溯當初，鼓動思潮之學者其功過正未可遽論，即此諸人自身亦最終落入自己挖掘的墳墓。

要之，百年來學術、社會、政治之循環互動，未始不由若

干學術專題的辯難肇始，故而可以說，開後世太平之業仍必須以釐定學理爲基。此可謂諸子學之“時義”。

反觀江瑔所言，如稱“六經即古史，爲萬世史體所宗，諸子百家亦六經之支與流裔……近數十年來，遠西學說自西徂東，一孔之士目瞠舌撝，於是詆六經爲破碎，斥古學爲支離，一唱百和，遂成風氣，甚至有悍然倡爲廢經之說……馴至於道德淪亡，名教衰弊，大爲人心風俗之憂，而國本亦因之飄搖而無所託”（《新體經學講義·緒論》），其一種順時而不順俗之心，豈不昭然若揭！《讀子卮言》第一章論子學沿革，論子學沿革必自經學始，作者不言，蓋已有《經學講義》在先，甚多銓評頌贊。故就《讀子卮言》而言，論子學沿革爲全書之始；就江氏所學而言，則《經學講義》爲《讀子卮言》之始。經學、子學之承接次第大抵如是，讀其書者不可不知也。

（四）

《讀子卮言》二卷二冊一函，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年）二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。鉛印豎排，宣紙綫裝。無序跋，卷一下題“廉江江瑔山淵學”，版權頁署“編纂者廉江江瑔”。此書只有此本，迄無新版。按江瑔卒於本年，或者尚及親見其書，其書至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年）四月已有三版，書中偶有誤排之字未改，可知所謂三版只是第三次重印。

又此書有一九六七年臺北文海出版社“國學集要二編”印本，一九七一年臺北泰順書局印本，一九七五年臺北成偉出版社印行、泰盛書局經銷印本，一九八二年臺北廣文書局印本。均爲翻印，而撤去原書版權頁。成偉出版社本版權頁誤題“讀子卮言”，版心略有縮小，於底本誤字間有勾畫，但未

改正。

茲據上海商務印書館原版整理排錄。原書多自注，均與正文接排，用圓括號區分，當由排版不便，權宜使然。茲按古書慣例改爲小字夾註，撤去圓括號。原書各章不分段，茲斟酌分段，以便閱讀。

張京華

於湖南科技學院濂溪研究所